

第十五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

无人知晓

王琳智

(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2013 级)

—

十一岁的夏天，我流了三万滴眼泪。

我躺在床上。泪水从我眼角源源不断跑出来，浸湿了枕头和被子。它们在床上淌成一条小溪。接着床沿边挂起一道瀑布。我看见眼泪在地板上汇聚起来。房间里出现了小小的池塘。水面渐渐漫过了凳子，漫过了我的脚趾头，漫过了书桌上的颜料桶，漫过了高高的衣柜。终于，苦咸的泪水碰到房顶。整个房间都被淹没了。

咚！咚！咚！我听见妈妈在门外喊：“林知，出来吃饭。”

我倒希望她把门敲破，好让满屋子的水流出去把世界冲垮。房间里的东西在水里四散，东飘西荡的。一件印着蜗牛图案的T恤像海带一样徘徊在半空里。T恤看上去不错。大大的蜗牛有点可爱，但它们是害虫。外婆说它们会把菜叶啃得千疮百孔，教我见着了就踩碎。往后，我只要见到这种缓缓而行的小生物，就会提起它的背壳扔在地上。然后一脚踩上去，嚓嘣一声就地消灭。有次外公被砸了脚。老中医开了张药方。药方极为简单，药引子却是黑蜗牛壳。平常，黑蜗牛是很难见的。那天我在外婆的菜园子里消灭了三万只蜗牛，也没遇见一只黑蜗牛。转天一场暴雨，后墙居然爬满了黑蜗牛。它们好像排队献血一样来给我外公凑药方。

咚！咚！咚！我听见妈妈在门外喊：“林知，出来吃饭。”

蜗牛T恤看起来好大。在这个地球上，穿过它的人应该只有我那素未谋面的表哥一个人。也就是这个房间的主人。在我来这里的前一天，他离家出走了。也许他会浪子回头。谁知道呢。也也许，我永远都见不到他。不过，他可能见过我。就好像常常会有人摸着我的头说：“没想到这小家伙都长这么大了。”这种人我是不太喜欢的。我的记忆里没有他们。但他们记忆里好像有

我。我没法质疑。还有一些事情我也不能质疑。比如，我妈做的饭是全世界最好吃的。有一次我对妈妈说她做的饭不好吃。她就把碗筷收走了。半夜，饿得呱呱叫的肚子告诉我，妈妈做的饭是全世界最好吃的。这在我心里几乎成了定理，其重要性可以排在一加一等于二之前。

咚！咚！咚！我听见妈妈在门外喊：“林知，出来吃饭。”

我的天。我都哭成这样了还吃什么饭。我应该喝水。大家都要喝水。我的脑袋要喝水。我的嘴要喝水。我的肚子要喝水。然后，大家都要撒尿。我的脑袋要撒尿。我的嘴要撒尿。我的肚子要撒尿。房间里，一只羽毛球拍不知从哪个角落漂了出来。一个透明罐子被水泡开了。里面的折纸鹤冒泡似的向上飘。红色的鹤去床头过冬。蓝色的鹤在书桌上冲浪。削断的铅笔像鱼一样在水里窜来窜去。电风扇还在旋转，激起了一个可怕的漩涡。两张水彩画舞姿翩跹。三只袜子像个天使徐徐降落。隐约间，门锁转了两个圈。存满泪水的房间轰的一下炸裂开来。外面的天空雷声阵阵，大雨倾盆。我看见我妈一手拿着钥匙，一手拿着戒尺站在床边。

一位手持长矛的女战士游龙般绕在眼前。周围一片死寂。没有风，没有生息。扑在窗玻璃上的雨点四溅开来。久违的凉意霎时聚拢过来。我躺在床上按兵不动。不时再挤出几滴眼泪蛊惑对手。漫长的沉默之后，她终于开口了，“起来！吃饭去！”音色铿锵，斩钉截铁。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态。她的长矛在空中掠过，划起了一道惊雷。我无言，起身，出门，端碗，吃饭。迈出房门那一瞬间，我想起了那个离家出走的表哥，心生敬意。

“过来过来，坐这里。”全爷爷抬起干瘦的手招呼我过去。“不要哭嘛。他们不去，我带你去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先吃饭。你去把我酒杯拿过来。”

“不去。”

“要去动物园，就得先吃饭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你去把我酒杯拿过来。”

“不去。”

“不喝酒怎么吃饭？”

“你会喝醉的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那样你就会倒头大睡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那样你就不会带我去动物园了。”

“吃完饭我就带你去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你去把我酒杯拿过来。”

这个老疯子可以和我说上一天。我可以和这个老疯子说上一天。但坐在对面的姑妈姑父和女战士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我含泪取了酒杯，开始吃饭。拍黄瓜，拌豆腐，油炸花生，水炒白菜，蒜香肉片，酸醋河虾，西红柿蛋汤，外加清蒸鲫鱼。多年以后，当我再次面对鲫鱼的时候，只觉得人生太短，那条鱼好长。假如我从鱼嘴走进，从尾鳍钻出来，差不多就和全爷爷一样老了。

屋外的雨渐渐小了。仍有几滴不肯收住，好像从厚厚的云层里面逃出来似的摔在地上。全爷爷支了个藤椅就在阳台上睡了。他的酒量也就是瞌睡两个小时那么大概。全爷爷有个奇怪的习惯。他睡觉时总是半张着嘴。瘦削的脸上突然多出来一个黑黢黢的小洞，极为吓人。他睡得像块石头，一动不动，有点木乃伊的风范。我从来就没指望这具木乃伊能带我去动物园。

妈妈提着饭盒出去了。而我在阳台的书桌前心游万仞。我用手指在头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拔下一根头发，再用力一吹，心念符咒。一个透明的林知就出现了。透明的林知也是不爱看书的。他尾随妈妈的后脚跟出门去了。他们走下四层楼梯，撑开伞左转。徐行百来步，遇一老槐树右拐。长驱直入杀至公交站。不多时，678路公交车摇摇晃晃而来。两人具上，至市立医院站下。妈妈与守门的保安点过头，径直入了住院大楼。一层大厅、二层ICU、三层停尸房他们是不去的。再往上还有十几层，大多是用人身上的各个器官来命名。整座住院大楼也像个病人。他们走进电梯，一跃至九层内科。再奔过消毒水汽缭绕的走廊，窜至西头901室。此房中四人，吾父居其一。此时，妈妈面带微笑，闲庭信步，优雅地推门而进。左一号床的李叔叔必不待妈妈开口便先行问好，好像是我妈妈有病，他是家属一样。此后再未见如此活蹦乱跳之病人。一叹。妈妈与李叔叔寒暄之后，转身至王叔叔跟前。这位叔叔不曾笑过。所以我也从来不敢在他面前笑。别人不笑，你自己一人很难笑的。别人不哭，你自己一人哭得天昏地暗倒是没有关系。这位王叔叔在家中睡觉，不知作何美梦，翻身堕地，被蚊香盒刺破脾脏。火炭置肠，受苦极深，时运极背。妈妈和他招呼，他总是嗯一声就扯被蒙头不说话了。盖至被下自哀人生之无常，世事之无情罢。房中还有一位钱爷爷。不过他们多半是见不着。

这位爷爷多年老肠胃病，不大碍事。本来是在养老院住着，不想年老体衰，顽疾愈甚。养老院将其轰至医院。钱老夫人不忍老来分离孤独之苦。遂奔至医院与钱爷爷同住。二老整日在医院的花园里游逛闲坐，观夏木之繁盛，落英之缤纷，看人来人往，叹一世沧桑。日日至暮色四合才踱回病房。

我仍旧坐在书桌前。全爷爷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身走了。而我，还得坐在书桌前算数学题。总有一些事没法质疑。比如全爷爷可以整天无所事事，而我就必须每天下午在这个窄窄的阳台上学习。全爷爷比我大好几岁，比我多活了好几十年。毋庸置疑。还有有些事也是这样。比如面前的书桌是在五层阳台放着。这幢单元楼从下往上数是一层，二层，三层，四层，五层。这里所有的单元楼都是这样。这个世界上别处的楼大多也是这样。为什么不能是从上往下数一二三四五？假如我是皇帝，我就下旨让所有的楼房把名字都改了。从此以后，所有楼房的最上面才是第一层。这样一来，应该会有很多傻瓜找不到自己家在哪儿。于是，他们只好风餐露宿，忍饥挨饿。终于有一天，这些傻瓜忍不下去了。他们一齐造反把我这个皇帝处死。然后，世界又恢复了秩序。所有的楼房都是从下往上数，一二三四五。

我是去过动物园的。我没有撒谎。我来姑妈家做客的第一天就去了动物园。姑妈家就在动物园附近。动物园正门前是万树街。姑妈在街上有个商店。里面专门卖各种和动物有关的纪念品。以前，万树街上人流如织。姑妈赚了很多钱。可是去年市东边盖了一个新的森林动物园。于是，来这个老旧的动物园游玩的人就少了很多。里面的动物也被运走了不少。但这个旧动物园还是能吸引不少人。周围的居民也很多，不至于冷冷清清。到这里来得那天下午，我们风尘仆仆赶到姑妈家。收拾整顿好之后，我全身每一根汗毛都想去动物园。我看了看我妈冷色的脸，头上好似浇了一桶凉水。没想到爸爸朝我使了个眼色。我记不清是怎样和爸爸溜出客厅的了。我只记得我们俩飞奔在万树街上。黑夜统治了大地。街上霓虹闪烁，动物园早已关门。我们围着铁栅栏找了一处豁口溜了进去。

第二天，爸爸就生病了。我们到市立医院去检查。忙活了大半天，医生拿着一摞奇奇怪怪的化验单子和骨骼照片。我听见他对我妈说：“所有的指标都不正常，情况前所未有的。”我以为爸爸要死了。开始一个人大哭起来。一个人在病房里哭得天昏地暗，没有人管我。过了两天，爸爸又变得和正常人一样。

妈妈找来医生，对他说说：“我们要出院。”

医生说：“不行。”

妈妈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医生说：“所有的化验指标都不正常。”

妈妈拎着我爸说：“他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。”

医生说：“不会的。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显示不正常。”

妈妈说：“是不是你们医院的仪器坏了？”

医生说：“不可能所有的仪器都坏了。”

妈妈指着李叔叔：“你测他的正不正常？”

医生说：“他的正常。”

李叔叔气呼呼地说：“我的正常你还要我一直住着。”

医生赶忙说：“你的不正常。”

妈妈说：“他的也不正常。是你们仪器坏啦！”

医生说：“不可能所有的仪器都坏了。”

妈妈说：“我们要出院。”

医生说：“不行。”

妈妈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医生说：“所有的化验指标都不正常。”

他们可以这样吵一天。内科主任不会让他们吵一天。主任把爸爸从头发到脚趾甲全给查了一遍。还是所有的指标都不正常。妈妈坚持要出院。主任不答应。妈妈叫爸爸做几个俯卧撑给医生看。我爸就在病床上做了十个俯卧撑。主任见爸爸勇猛异常，料定此中必有奇异之处。心里技痒难忍。他出重金把爸爸留下来。我爸那个窝囊废居然答应了。

下午四点，我自由了。也就是说，晚饭之前，我可以离开书桌，然后为所欲为。我攀在阳台的栏杆上朝外望。外面的雨早就收住了。地面低洼处的积水印出白白的天空。微风吹不散的云还是很厚。远处的山上水气氤氲，若隐若现。东头的老槐树下，全爷爷正手舞足蹈跟一帮老太太胡吹海吹。这老疯子，居然野到那里去了。

阵阵槐花香随着微风飘散，好像捎来了全爷爷的声音。我看见全爷爷左手撑着后腰，右手指点江山：“你们知道不。上古的时候有个人叫夸父……”

这时候，大概是一号老太太站出来：“哪里不晓得，你天天讲，这里哪个不晓得嘛。夸父喜欢追着太阳跑。”

二号老太太：“追又追不到，不就是个母鸡孵鸭蛋，白费力气。”

三号老太太：“太阳有六条龙马拉着，夸父就是有兔子腿也赶不上。”

四号老太太：“太阳岂是随随便便能追的？”

五号老太太：“三伏天多热啊。太阳神一发威，夸父这小子就皮焦肉绽，汗流浹背，满地找水。”

六号老太太：“黄河渭水都喝干了。”

七号老太太：“那水跟灌在太阳肚子里一样，哪里浇得灭心里的火？”

八号老太太：“这不一路向北指望再喝点水，还没到就渴死了。”

全爷爷朗声大笑：“夸父真英雄！”

八位老太太齐声道：“神经病！”

阿对在树上拍着手：“啊，对！”

阿对有精神病。“啊，对，”是他最喜欢说的话。阿对戴着一个高高的尖角帽，好似个不倒翁。他家在那棵老槐树上，精致得像个大大的鸟窝。假如你站在树下对他说：“阿对，你是全世界最聪明的。”他就会说：“啊，对！”然后撒下一串槐花给你。倘若你说：“阿对，你是全世界最笨的。”他就会说：“啊，对！”然后脱裤子朝你撒尿。阿对送过我一颗玻璃球。

那天姑妈叫我买酱油。阿对在树上见我揣着一个黑乎乎的瓶子，脸上放着光唤我到跟前：“林无知，你手里捧的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你要再这么叫我，我就走了。”

阿对说：“别，好兄弟。”

我说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

阿对说：“啊，对。”

我说：“你快说。姑妈等着我呢。”

阿对露出一丝腼腆：“那酱油，让我尝两口好不好？”

我说：“不行。这是新的。你要吃就得拆开。回去姑妈又要骂我了。”

我转身要走。阿对急了，在树上窜来窜去。我刚走两步，听见阿对在后面叫唤：“啊，对。林无知你过来，我这里有个好东西。”

我一回身，看见一颗星星在阿对手里闪烁。我说：“什么东西，让我看看。”

阿对递给我一颗半拳大小的透明玻璃球。玻璃球表面有许多个六边形，像个小马蜂窝。落日的余晖下，玻璃球上映着无数个夕阳。天知道他在哪个垃圾堆里翻出来的。我心动了，把酱油瓶递给了阿对。阿对像拿着烫手的宝贝一般，小心翼翼地开瓶。他往手掌心里倒了点酱油，呷了两口。沉醉得跟喝了酒一样。阿对把酱油瓶还我，还送了我一串槐花。

我攀在阳台的栏杆上，看见阿对骑在树杈上。他手里捧着不知哪里来的吃食。树下全爷爷不见了。八位老太太也不见了。猛然，我又听见熟悉的声音：“林知，过来吃饭。”我一回头，妈妈在餐桌旁，正襟危坐。旁边是姑妈

姑父，还有全爷爷。我走过去，一边走一边想，这个老疯子腿脚挺利索。

二

夜深人未静。我是一个锲而不舍的人。我想去动物园的心是不会变的。我躺在床上。凉席上的每片竹篾都在背后推我起来。下一秒我就要翻身跳起来，野猪下山般冲向动物园。

我推了推身旁的全爷爷说：“老疯子，我睡不着。”其实我想说的是“老疯子，你带我去动物园吧。”

全爷爷说：“啊？那我讲个故事给你听。”

我心里长叹一声，失望地说：“好吧。”

全爷爷说：“你知道不。上古的时候有个人叫夸父……”

我立马拦住他说：“不准讲这个。”

全爷爷说：“啊？那换一个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个人叫石头。”

我打断他：“那个人也叫石头呀？”

“不要插嘴，你听我讲。那个时候人还住在山洞里，身上穿的是羊皮虎袍，嘴里吃的是山果虫鱼。石头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守着一个山头。石头这个人很懒。白天，兄弟姐妹们都出去打猎去了。他还在山洞里睡大觉。睡醒了，他也不出去打猎。手上拿着弓箭摆来摆去。弓箭上有根弦，是用野猪肠子做的。他用手指一勾，就听见一声响。石头很喜欢听这个声音。手指勾一下，弦就响一声，石头心里就乐一阵。声音渐渐消失了，他还沉浸在那声音里。等到了晚上兄弟姐妹们都回来了。石头就把他们的弓箭全都借过来。一根弦一根弦拨。兄弟姐妹们也覺得弦声好听，高兴得把烤肉拿给石头吃。从此，石头整天在山洞里拨野猪肠子。突然有一天，山洞外面来了个人……”

老疯子突然不说话了。还发出阵阵鼾声。我知道他是装的。

我说：“老疯子，你继续讲啊。”

全爷爷说：“不讲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不讲我更加睡不着了。”

全爷爷说：“你真要听？”

我说：“我要听。”

全爷爷说：“突然有一天，山洞外面来了个人。石头眯着眼睛走出山洞，看见那人追着太阳跑……”

我发觉上当了，捶了老疯子一拳，说：“说好不讲这个的。”

全爷爷哈哈笑道：“你求我讲的。”

突然，全爷爷说：“你继续睡，我到楼顶上去了。”

老疯子在楼顶上有架望远镜。他用来看星星的。老疯子几乎每个晚上都有半夜不睡觉，跑到楼顶看星星。这是个秘密。上一次，我也是想去动物园想到睡不着。老疯子蹑手蹑脚地从我身旁爬起来。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，老疯子踏着凌波微步，蛇一般悄无声息地溜了出去。我也悄悄爬了起来，跟在他身后。老疯子小心翼翼地开了门。我原以为他要下楼去。想不到他却往上走。空荡无声的楼梯间里只有夜色。全爷爷我爬到最顶上，开了天台的门。消失了。我听见一种奇怪的喘气声从上面传过来。霎时，一种恐怖的感觉在我心底升起。我想回房间把门关上，再躲在枕头下藏起来。可是两条腿却不知被什么牵引着一步一步往上走。跨过天台的门，一团巨大的黑影突然向我扑过来。几根粗硬的长毛扫过我的面颊。一团腥臭的热气直冲我的脸而来。我大叫一声，以为自己要死了。

突然全爷爷把那团黑影从我身上推开。又听见全爷爷喝道：“石头，别动！”

我缓过神来，才发现绛紫的夜色中蹲坐着一只雪白的大狗。全爷爷含着怒气问我：“小东西，不安生睡觉。你上来做什么？”

我发颤着说：“我看见你上来，以为你要跳楼。”

全爷爷愣了一会儿，哑笑了一声：“算了。”

老疯子走到天台的烟囱角。那里有个大铁笼子。石头的家。老疯子端了一小碗水一样的东西。拿手蘸了在我身上抹了抹。我问老疯子：“你朝我身上抹的什么呀？”

老疯子打了个哈哈：“你自己闻闻就知道了。”

我抬手一闻。一股浓烈呛鼻的尿骚味直冲脑门。我差点晕厥过去。这时候雪白的石头朝我扑过来。我以为我又要死了。没想到石头一头滚在我怀里。伸着舌头上下乱舔，好像在说：“兄弟，从今以后自己人了。”

我躺在床上，看着老疯子上楼顶上去了。我太想去动物园了。辗转反侧，寤寐思服。我想了好久，决定上楼顶求老疯子带我去。我跨过天台的门。石头跑过来围着我转了两圈，算是打过招呼。我朝老疯子走过去。他正坐在小小的凉棚下。身旁一架老旧的望远镜立在那里。

我说：“老疯子，天上的云这么厚，一个星星都没有，你看什么啊。”

全爷爷说：“云过会儿就散了。”

我说：“没有风，云不会散的。”

全爷爷说：“今晚不散，明天会散的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今晚可以睡觉。”

全爷爷说：“不睡。”

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全爷爷说：“万一云散了呢？”

我说：“没有风，云不会散的。”

全爷爷说：“今晚不散，明天会散的。”

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夜。我不会和老疯子这样说一夜的。我可怜巴巴地说：“老疯子，你带我去动物园好不好？”

全爷爷说：“不好。我要守着星星。”

我说：“你就不能想点别的？”

全爷爷说：“你就不能想点别的？”

我有点绝望地说：“好，让我想想……我想起了花裙。”

全爷爷说：“花裙是谁？”

我说：“我女朋友。”

全爷爷伸脚朝我屁股上踹了一下：“嘴上没毛的小屁股！敢骗你祖宗！”

我摸了一下屁股，说：“没唬你。就是二楼那个总是穿着碎花裙子的女生。”

全爷爷说：“小流氓，你在这儿才住了几天，就看上人家小丫头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们是一见钟情。”

全爷爷惊道：“嘿！还知道一见钟情？”

我把头一扬：“我知道。不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对了眼，然后就结婚。”

全爷爷说：“你结婚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没有。”

全爷爷说：“那你不是一见钟情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说什么叫一见钟情？”

全爷爷说：“比如天上有两颗星星。它们隔得很远。它们发出的光要很久才能碰在一起。有时候，它们发出的光相遇了。这两颗星星却已经开始坍塌，死亡，灰飞烟灭。这才算一见钟情。就像两个人开车，一个人从最北边往南开，一个人从最南边往北开，要过很久才能碰一起。”

我说：“我懂了。一见钟情就是一场车祸。”

全爷爷说：“一见钟情是一场漫长的车祸。”

我说：“老疯子，你出过车祸了吗？”

全爷爷愣了愣说：“你就不能想点别的？”

我沉思数秒：“我想去动物园。你带我去好不好？”

全爷爷说“不好。”

我早知道老疯子不会答应我。但心里又好似有一万只蚂蚁在爬，急得我在天台上瞎转。我计划以死相逼，用跳楼来威胁老疯子。又想老疯子可能会见死不救。于是作罢。也不知道是那一秒钟，我顿悟了。天知道我哪里来的灵感。我掏出兜里的玻璃球大叫道：“老疯子，你看，我这里有好东西。”

玻璃球在我手里晃了晃，映着夜色发出幽幽的冷光。老疯子不说话，只拿着眼睛盯着看。他心动了。我把玻璃球摇了又摇，引得他得老花眼左右晃动。几个呼吸之后，只见老疯子大腿一拍，叫道：“成交！”

全爷爷把石头套了脖子系在楼顶，转身领着我下楼。走过老槐树时，背后突然传来一声：“哪里走！”吓得我差点跳上树。

全爷爷倒是轻松笑道：“阿对，还不睡？”

阿对趴在一根树杈上，高帽子立在屁股上，说道：“你们上哪里玩去，带我去好不好？”

我抢着答道：“动物园去。你下来。我们一起走。”

阿对却像是听到什么可怕的消息一般，两手摆个不停。槐树枝叶被他打得乱颤：“你们快走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！”

讨了一个大大的没趣。我转身推着全爷爷往前走。没想到，全爷爷腿脚麻利至极。我在后面三步并作两步使劲儿跟着。老疯子披星戴月，像追着太阳跑的夸父。我记得那晚的黑夜，还是几千年前的黑夜。那晚的夏天，还是几千年前的夏天。那晚的天空，还是几千年前的天空。那晚的流云，还是几千年前的流云。假使一切都不曾改变，那大地上万物荣枯还有何意义？假使一切都会风起云散，那所有的守望不都将化作流水而去？假使一切都会循规蹈矩，那所有的声音不都将变成一句毋庸置疑？假使太阳终归日落，向着夕阳奔跑的人岂不是真的自不量力？

全爷爷和我奔走在万树街上。据说在以前，万树街这块地方生长着数以万计的树。就在我脚下的柏油路面之下，还有它们的根。一万棵树的树根藏在看不见的泥土里。我猜那里肯定有一个树根王国。那个王国不会下雨，也不会出太阳。那个王国只有永恒的黑暗和寒冷。树根们伸出双手互相抱着，等着遥遥无期的天亮。我和全爷爷踏着它们往前走。

街上还有霓虹灯在闪烁。我看见有家铺子。店面上挂着两个模样可爱的字——酒吧。酒吧，自然是人们喝酒的地方。这我知道。酒吧的意思就是叫人喝酒吧。这个世界上也许还有别的什么“吧”。比如，“吃吧”就是叫人吃

东西吧，“睡吧”就是叫人睡觉吧，“喷嚏吧”就是叫人打喷嚏吧，“哭吧”就是叫人流眼泪吧，“笑吧”就是叫人哈哈大笑吧，“想吧”就是叫人沉思默想吧，“恼吧”就是叫人生气吧，“再见吧”就是互相告别吧……为什么所有“吧”都要跟人扯上关系。等我长大了，我要开一间没有人的“吧”。没有人听过，没有人见过。它的名字就叫“不存在吧”。

黑夜里的酒吧是孤独的。万树街的酒吧不孤独。我和全爷爷没走上几步就碰见一个烧烤摊。烧烤摊上人声鼎沸，和故作安静的酒吧一起点亮万树街的夜晚。烧烤架旁的师傅挺着大肚腩。脑袋上一根头发都没有。眉毛倒是又白又长。两只手像敲鼓似地转着肉串。周围油烟升腾，肉香四溢。全爷爷闷着头只顾往前走。我放慢脚步，探着鼻子啾啾嗅着肉香。

光头师傅对我会心一笑，接着就举着肉串向全爷爷大喊道：“小全同志，这么晚上哪儿去？过来坐坐。”

全爷爷只当没听见，还是闷头往前走。光头师傅朝我使了个眼色。我便拉住全爷爷大喊：“全爷爷，那人叫你！”

全爷爷只好站住，怒目圆睁瞪了我两眼，接着又转过头笑嘻嘻地领着我到光头师傅跟前。全爷爷说：“哟，还忙活呢？”

光头师傅说：“天长夜短的。白天跟烤火炉一样，人都憋在屋里躺着。到晚上一个个生龙活虎，不吃点东西怎么行，你说是不是啊，小兄弟？”说着，手里递给我一根肉串。

我也不看全爷爷，抬手接过来，开口就咬了上去。

全爷爷对我狠狠地说道：“只知道吃。”

光头师傅哈哈笑：“小全同志，关心革命下一代嘛。你也来点儿？”

全爷爷看我吃开了，索性说道：“来两碗蛋炒饭吧。”

光头师傅朝店里吆喝了两声。我们就近坐下了。我听光头师傅一个小全同志长，一个小全同志短的，心里纳闷起来。我问光头师傅：“你怎么把全爷爷叫做小全同志啊？”

光头师傅听完哈哈大笑。全爷爷也咧嘴笑了。光头师傅说：“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叫同志。你爷爷又比我小。所以叫小全同志。”

我嗯了一声。蛋炒饭端来。我和全爷爷埋头吃起来。不想光头师傅对着一架子烤肉自言自语起来：“想我们年轻那会儿，食量大似牛。顿顿都要吃半斤，身板儿结实得跟水泥一样。百斤重的钢柱子扛起来跟甩毛巾一般。哪像现在的年青人，细胳膊细腿儿，气儿喘得和林妹妹似的。还有当今街上晃来晃去的女孩子，活似一个个白无常。嘴上抹的胭脂像香肠。不比那时候生产

队的姑娘。那时候的姑娘眼睛乌溜溜的贼亮，一根辫子甩得老高。小全同志，你还记得那翠花儿不？天上的文曲星下凡也形容不出她万分之一的美。为了和翠花儿溜冰，你我还有那开酒吧的小吴同志还在冰面上打了场架。你还记得不？爷爷我左手小拇指上还有个疤。小吴那软蛋用冰尖儿砸的。说起来，这一辈子也太快了。我们都老了。小吴那软蛋倒是好命，最后把翠花儿娶了去。小吴同志你当年也是风流倜傥一根水葱。就是不开窍。一到晚上抱着个望远镜筒子看星星。等得人翠花儿晚上干着急。这不让小吴那软蛋钻了空子。小吴同志那个贼眉鼠眼，神形猥琐的，能降得了翠花儿。一看就是个怕老婆的。结了婚，只消人说一句‘我告诉翠花儿去’，就立马成孙子了。小全同志，当年要不是哥哥我早就说了亲……嘿嘿，在翠花儿眼里，你只怕也赶不上我……”

小全同志说道：“放你娘的陈坛子酱屁。翠花儿能看上你？”

光头同志说道：“木头呆子。那会儿翠花儿一个劲儿给我使眼色，不信你去问小吴同志。”

小全同志说道：“不可能。”

光头同志说道：“怎么不可能，你去问问就信了。”

小全同志说道：“一把年纪了不正经，不去！要去你自己去。”

光头同志说道：“这不手上烤着肉，抽不开身嘛。”

小全同志说道：“翠花儿不可能看上你。”

光头同志说道：“她一个劲儿给我使眼色。”

小全同志说道：“不可能”

他们可以这样说一辈子。蛋炒饭不会让他们说一辈子。我和全爷爷吃完蛋炒饭，起身要走。全爷爷在身上摸了半天，也没摸出一分钱。光头师傅急忙说：“小哥儿，我比你全爷爷还大。你要认我做干爷爷。天天来吃饭都不打紧。一分钱不要你的。”

我赶紧叫了声：“光头爷爷好。”

光头爷爷把胸脯一拍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乖孙儿。以后尽管过来吃饭。”

全爷爷笑着谢过，带我离了烧烤摊。我们继续朝动物园前进。忽然，一排月光洒下来。路上的渣子碎屑打起了旋儿。两旁的梧桐叶也哗哗叫起来。起风了。全爷爷一抬头，天上的浓云飞速飘散。月亮探头探脑地冒了出来。接着，星星也一颗一颗跳出来。全爷爷一见就立住不往前走了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全爷爷撒腿子往回跑，像追着太阳跑的夸父。他是回去看星星去了。我在后面拿着玻璃球追他。他头也不回，跑得更快了。他的动物园是夜空。

他要的玻璃球是天上的星星。说实话，我从来就没指望这个老疯子能带我去动物园。

三

第二天，我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。家里没有人。我妈从来不叫我吃早饭。过了时间就饿着。我想起昨晚老疯子抛下我撒丫子跑了。心里顿时有种莫名的愤怒。这个疯子不讲诚信，单方面撕毁协约。我不揍他两拳，天理难容。我找遍了房里房外，楼上楼下。老疯子的影儿都没有。折腾了一会，肚子又开始叫起来。我只好攀在阳台上，眼巴巴望着楼下等他们回来做饭吃。我感觉自己像件漂水的衣服。

天上的玉皇大帝啊，西方的如来佛祖啊，是你们大发慈悲让我看见她的吗？就在那棵槐树下，穿碎花裙子的花裙正在和几个女生跳绳。天上的文曲星下凡也形容不出她万分之一的美。那轻盈的脚步，像点在荷花尖儿上的蜻蜓。那飞扬的马尾，像朝阳下散开的一圈芭蕉叶。那飘拂的裙子，像打着涟漪泛起白浪的波涛。阳光透过浓密的槐树叶。斑驳的光影跳跃在她的碎花裙上。精灵般的花裙在老槐树下翩跹飞舞，搅起阵阵花香。所有的言辞都难以形容我那时的感觉。世界还是那个世界，只是我的肚子突然间就不饿了。

我攀在阳台上看着花裙在槐树底下跳来跳去，脑子里突然想起了动物园。等到她们散了，我一溜烟跑下楼。我气喘吁吁地对花裙说：“花裙，陪我去动物园好不好？”

花裙笑着答道：“好！”

我说：“你太爽快了。比起那个啰里啰唆的老疯子，你太爽快了。”

忽然，背后传来全爷爷的声音：“小畜生，你说哪个啰里啰唆的老疯子？”

我扭过头，发现全爷爷正坐在楼梯口的木凳上看报纸。吓得我赶紧拉着花裙的手跑了。我们跑到槐树地下。花裙上气不接下气，甩了我的手说道：“不跑了。跑不动了。”

我们两个在槐树底下蹲坐下来。花裙喘着气问道：“你要到动物园看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我要找一个动物。”

花裙说道：“什么动物？”

我说：“你没见过。”

花裙说道：“我肯定见过。动物园我去了几百回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肯定没见过。”

花裙不服气地说道：“我肯定见过。你说是什么动物？”

我说：“那个动物没有名字。”

花裙说：“没有名字我怎么知道。”

我说：“都说了你没见过啦。”

花裙说：“不可能。你说说它长什么样子？”

我说：“它没有样子。”

花裙说：“连模样都没有我怎么知道。”

我说：“你肯定没见过。”

花裙说：“我肯定见过。你说是什么动物？”

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天。眼睛不会让我们说一天。我看见南边两个身影缓缓走来。那是姑妈的手挽着女战士的手挽着菜篮子。花裙没有看见她们。我赶紧和花裙约定日落之后在槐花树之下见面，然后逃命似的跑了。我三步并作两步上楼，卷起的风吹落了老疯子手里的报纸。老疯子在后面骂了一句。我只当没听见。我跑上阳台，坐到桌子前，摊开书。

约定之前是期待。约定之后还是期待。没什么数学题能让我如此讨厌这个下午了。我看着书桌上的阳光从左手移到右手，走得比毛毛虫还慢。全爷爷好像很享受这个漫长的下午。大概是昨晚看星星看累了吧。他整整睡了一下午。他躺在藤椅上，半张着嘴睡着。阳光划过万里钻入黑黢黢的小洞里消失不见了。我爬上老槐树，和阿对并肩坐着。西边的红霞还没有褪尽。几点黑鸟缓缓地飘浮在橘红的画布上。我在等花裙。我掏出玻璃球。夕阳下，里面像是灌满了橙汁。阿对告诉我。玻璃球上的每一个六边形都是六个六边形一起围成的。倘若六个六边形互相分开，中间那个六边形就消失了。阿对说，周围的六边形都走了，中间那个六边形就消失啦。你看玻璃球上面全是六边形，其实一个也没有。我听不懂他的疯言疯语。

花裙来了。阿对问道：“你们上哪里玩去，带我去好不好？”

花裙抢着答道：“动物园去。你们下来。我们一起走。”

阿对却像是听到什么可怕的消息一般，提着我的衣领推了我一把，大叫：“你们快走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！”

我一屁股摔在地上，像挨了一大板子。花裙在一旁哈哈大笑。那一瞬间，我真想把玻璃球朝阿对砸过去。一想到玻璃球是用酱油换的，心里的怒气一下子没了。我站起来拍拍屁股，和花裙一起往动物园走去。

夜色刚刚拥抱大地。万树街上的人一下子就消失了。各家各户飘出来的饭香和着路旁野蔷薇的香味飘荡在空中。我们走过酒吧的时候，模样可爱的“酒吧”招牌闪烁起来。我拉着花裙进了酒吧。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进酒吧。我就想和花裙多呆会儿。高高的吧台后面坐着一个老头，神形猥琐。我刚爬上凳子冒出半个头。他就叫我滚出去。说是未成年人不能进酒吧。他旁边坐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儿。他的眼睛泛着一点儿蓝色，迷人极了。蓝眼睛男孩儿一手拿着大啤酒杯，一手拿着抹布不停的转。桌上层层叠叠的啤酒杯上映着五颜六色的灯光。我拿蓝眼睛男孩做挡箭牌，质问老头为什么他可以进酒吧。老头说蓝眼睛男孩是他孙子。于是，我只好认他做干爷爷。想不到这个老头居然不要我这个宝贝孙子。花裙在一旁拉着我要出去。我急了，突然朝老头说了一句“你欺负小孩儿，我告诉翠花儿去！”没想到这句话收获奇效。老头点头哈腰给我们端来啤酒。

刚入夜的酒吧空空荡荡，只有我听不懂的歌在空旷的大厅里来回碰撞。舞池里的灯光旋转着，亮一阵暗一阵。我想跳舞，可是我不会跳舞。这时候，蓝眼睛男孩走到花裙的面前，左手收在背后，弯腰伸手邀请她跳舞。说实话，我想揍他一顿。接着，他们两个在空旷的舞池里旋转起来。我靠着吧台看他们跳舞。吧台后面的老头自言自语：“我年轻那会儿，也像他们这样潇洒。哎，说起来，这一辈子也太快了。都老了。那时候翠花儿的眼还是乌溜溜的贼亮……”

花裙在舞池里露出甜甜的笑容，像朵绕着太阳旋转的向日葵。我想起了女战士。我妈也是会跳舞的。但是我只看见她跳过一回。那是在我另一个表哥的病房里。他是我姨妈的孩子。从小练跳舞。后来不知怎么的，所有人都告诉我说他得了很严重的病。那天，我们家所有人都去看他。黑压压的站满了病房。生病的表哥一头黑发全掉了。他把姨妈叫到床前，不知在她耳边说了什么。接着，我妈妈扶着表哥和他在病房里跳起舞来。他们跳的真好看。昂着脖子像两只优雅的天鹅。再后来，有人告诉我生病的表哥死了。

我外婆也是会跳舞的。那是在照片上看到的。黑白照片上看不出外婆穿的大红袍，却看得出外婆笑得和大红花一样。好像我认识的女的都会跳舞，只是她们后来都不跳了。他妈的，我真想让她们一辈子跳舞。就像自由的蝴蝶那样翩翩起舞。我喝了一大口啤酒。花裙和蓝眼睛男孩荡漾在舞池里。世界跟着她们旋转。有那么一秒钟，我不想要花裙陪我去动物园了。我想让她在舞池里跳上一辈子。夜又深了。来酒吧喝酒的人越来越多。蓝眼睛男孩回到吧台上擦啤酒杯。我和花裙朝门口走去。我们出来的时候，老头拦住我要

啤酒钱。我瞪了他一眼说道：“你再说，我告诉翠花儿去。”他立马把脑袋缩回去了。

我和花裙再次踏上万树街。花裙跳了舞，肚子呱呱叫起来。我们在光头爷爷那里一人叫了一声爷爷，然后免费吃了顿饭。天上掉夜宵，还香甜可口。酒足饭饱，我们一路无话走到动物园。动物园早就打烊了。但不碍事。我戴着花裙开始找上次和爸爸一起来进去的那个豁口。我们围着动物园的铁栅栏走。里面月色幽幽，阒无一人。我抬头看到满天繁星。老疯子现在一定在楼顶守着望远镜看星星吧。老疯子年轻的时候就想当天文学家，可是他连初中都没毕业。只晓得拿个黑筒子盯着夜空看。也不知道看什么名堂。

我和花裙围着动物园走了很久也没见上次那个豁口。花裙一边走一边问我：“你怎么不叫你爸爸陪你来？他不是带你来过一回？”

我说：“他生病了。在医院。”

花裙又问道：“他得什么病了？”

我说：“上次我们来的那个晚上。那个动物把他的眼色拿走了？”

花裙疑惑道：“把什么拿走了？”

我说：“眼色。朝人使眼色的‘眼色’。”

花裙说：“你有病啊。哪有得这个病的？”

我说：“我是有病。因为那个动物把我的眼色也拿走了。”

花裙说：“没了‘眼色’的人会怎么样？”

我说：“不能朝人使眼色呗。”

花裙说：“这不算病。不能使眼色就不使眼色呗。这不算病。”

我说：“你对我使个眼色。”

花裙问道：“怎么使？”

我说：“一只眼睛不动，另一只眼睛眨眼。”

花裙朝我使了一个眼色，自己咯咯咯笑起来。我面对着花裙，没有笑。我在她水灵灵的大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木讷。从得病那天开始，我发觉自己越来越习惯这种木讷。花裙好像懂了我的悲哀。她收住笑声对我说：“好咯。这算是病吧。”

忽然，透过高高的铁栅栏，我们看见一匹发光的白马朝我们跑来。在白马的光芒下，上次进动物园的豁口就在我们眼前。花裙看到这么奇异的景象，下巴差点掉在地上。怪事发生，天有异象。这是老疯子说的。我抬头看了看天空。深蓝的夜空里流星乱飞。那匹白马踏着清风朝豁口奔来。白马的两肋渐渐长出带着白羽的翅膀。翅膀越来越大，缓慢地扇着。白马变成了飞马。

我们正惊异时，飞马呼的一声变成了一个蝴蝶。就像孙大圣拔了根猴毛，吹一口气，一个蝴蝶就出现了。那只蝴蝶左边翅膀上有色彩斑斓的花纹，右边翅膀上一团漆黑。不对称的蝴蝶在月光下扑扇着上下飞舞。然后，蝴蝶不知哪里来的魔力，居然像个放映机一样在豁口处放起电影来。良辰美景，公子佳人，流星电影。我有点醉了。我打了一个饱嗝，里面全是刚刚喝过的啤酒味。看场电影也不错。我和花裙在马路牙子上蹲坐下来。

电影讲的故事发生在上古的时候。那时候还没有皇帝，只有一个个部落。部落之间经常打仗。有一户人家，男主人出去打仗去了，留下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家。他们家还有一匹白马。有一天，女儿思念父亲，就开着玩笑对白马说到：“你要是能把我的爸爸驮回来，我就嫁给你。”没有想到白马听懂了女孩的话。它在月夜里悄然离去，驰骋千里。它在战场上找到了女孩的父亲。父亲乘着白马回家。女孩高兴极了，却把白马忘了。白马夜夜嘶鸣，不再卖力干活。女孩记起了那句玩笑话，就把原因偷偷告诉母亲。母亲又告诉了父亲。男主人一生气，就把白马杀了。父亲把马皮剥下来放在门口做地毯。第二天早上，晨光熹微，女孩打开门出去采桑。她刚踏上马皮做的地毯，马皮就把她裹住。它们缠成一个圆滚滚的蚕蛹，一溜烟滚到山坡下的桑树上。等到桑叶落尽，一只蝴蝶破茧而出。那只蝴蝶左边翅膀上有色彩斑斓的花纹，右边翅膀上一团漆黑。

电影落幕，豁口处的光亮渐渐消失。我转过头，发现花裙哭得稀里哗啦。天知道她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。我问道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花裙流着泪说道：“我要回去找我爸爸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不陪我进动物园啦？”

花裙说：“我要回家。”

我说：“那我送你回去。”

花裙说：“不要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怎么办？”

花裙说：“我可以一个人回家。”

我说：“不行，天这么黑，我送你回家”

花裙说：“不要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还是陪我一起进去吧？”

花裙说：“我要回去找我爸爸。”

我说：“那我送你回去。”

花裙说：“不要。”

我们可以这样说到天亮。蝴蝶不会让我们说到天亮。那只蝴蝶呼的一声又变成了一匹白马。白马走到花裙的身边，跪了下来。花裙抓着它的鬃毛骑了上去。我想起了那个蓝眼睛男孩。说实话，我真想一脚踹死那匹白马。花裙骑在马上，对我使了个眼色，咯咯咯笑着回去找她爸爸去了。我对着背影挥手，转身走向豁口，一脚迈进野兽出没的大地。

四

月光如练，夏蝉长鸣。我站在周围长满青草的十字路口，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走。我抬头望了一眼天空。一颗流星朝东边飞去。好吧！我决定往东走。我刚踏出第一步，身旁突然传来一声：“啊，错！”我吓呆住了。赶紧前后左右扫视一番。没有一个人。我想，莫不是土地公在引导我。于是我收回脚，向右转。我迈出右脚。脚还没碰到地上的小石头，又听见一声：“啊，错！”我确信是土地爷在给我指路了。我又收回脚，向后转。这次我还没迈步。那一声“啊，错！”在身旁响起来了。英明神武的土地爷啊，弟子愚笨，感谢您谆谆善诱。我转身向西，放心大胆地迈步走。没走出三步，只听得身后传来一长串：“啊，错错错！”

这是哪个调皮捣蛋的土地公公？我扭过头，看见十字路口东南角长着一棵大槐树。月亮在枝梢背后的晴空里吊着。树杈骑着一个人，脑袋上戴着一个高高的尖角帽，长得和阿对一模一样。

我大声打招呼：“你好，阿对。”

那人回道：“啊，错！”

我说：“你怎么跑这里来了？”

那人说道：“啊，错！”

我说：“你不是说不来动物园的？你让我摔一大跟头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？”

那人说道：“啊，错！”

我说：“嘿，还想赖账。”

那人说道：“啊，错！”

愚笨的我终于发现有什么不对头了。我说：“你只会说‘啊，错！’这句话吗？”

那人回道：“啊，错！”

我说：“那你说点别的。”

那人说道：“啊，错！”

我心里纳闷起来。我抓着后脑勺，围着老槐树走了三圈。树上的人虽然和阿对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阿对总是一副笑脸。树上的人怎么看都愁眉苦脸的。算了。不管这个疯子了。我还要去找那个动物，于是迈开步走起来。可是动物园这么大，我实在不知道往哪儿走。树上那个阿错可能知道。但是他又不会说别的话。我一屁股坐在青草地上，抓耳挠腮开动脑筋。忽然，脑子里一片混沌之中闪现一丝佛光。我走到槐树下，朝树上大喊：“阿错，你是全世界最聪明的。”阿错听了，忿忿地回道：“啊，错。”接着，他居然脱裤子朝我撒尿。我赶紧跳在一边躲开。这个阿错不识好歹。我接着又说：“阿错，你是全世界最笨的。”他听了笑起来说道：“啊，错。”然后折了一串槐花扔给我。

我问阿错：“阿错，我认识一个人，长得跟你很像。他总是喜欢说‘啊，对！’这句话。你认识不认识？”

阿错回道：“不认识。我永远都不想认识那个人。”

我说：“阿对肯定会想和你做朋友的。”

阿错说：“我不需要朋友。”

我有点失望，接着又向阿错问道：“你知道那个动物在哪儿吗？”

阿错疑惑道：“哪个动物？”

我说：“那个动物，那个抢走别人‘眼色’的动物。”

阿错忽然轻蔑地笑了两声，说道：“它不会想见你的。动物园这么危险，你回去吧。”

我说：“我要找到它，把我的眼色抢回来。”

“还有我爸爸的。”我又补充了一句。

阿错说：“眼色有这么重要？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使眼色。”

我说：“对我很重要。你带我去找它好不好。”

阿错说：“不好。”

于是，我又掏出了玻璃球。但是阿错没有心动。他露出轻蔑的神情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要去自己去。从这里往东走，如果你走到天亮还没有遇见那个动物，你就永远见不到它了。我告诉你，这里阴暗、潮湿、寒冷，还有许许多多你想象不到的凶恶的野兽。有看不见的陷阱，有带着可怕的漩涡的河流，有不见天日的森林，有摇摇欲坠的独木桥，有永远爬不上来的深渊，有永远走不出来的迷宫……最可怕的是，那个动物已经躲起来啦。你走到天亮也可能见不着它。到时候，你一辈子也不会使眼色。你将会变得两眼无神，呆滞

木讷，浑浑噩噩。”

我以为阿错在吓我，牛犊子一样朝东走去。接着，我听见背后传来阿错酸酸的嘲笑声：“自不量力！”我一下子害怕起来。莫名的恐惧攫住了我的脚步。我往回走，打算回家去。突然，我想撒尿。我在地上尿了一面镜子。镜子里的我还是不会使眼色。两只眼睛一齐上下。我想让一只眼睛不动，另一只眼睛眨眼。可是我做不到。我仰天长叹。罢了。于是迈开步子往回走。我偷偷撇了一眼树上的阿错。他那愁苦的脸上布满了得意的冷笑。我有点不甘心地往回走。走了几十步，眼前忽然凭空浮现一对绿油油的眼睛。接着周围又出现一对眼睛，就向鱼儿露出水面一样从黑夜里冒出来，也是放着暗绿色的莹光。紧接着，一对，又一对。一会儿时间，一对对绿色眼睛已经在眼前绕成半个圈。我吓得一动不动。忽然，一声狼嚎不知从哪儿传出来。我一惊醒，拔腿往回跑。身后传来疾风划过草地的声音。我用尽吃奶的力气往回跑，一口气窜上了老槐树。

等我骑在树杈上，树下已经层层叠叠围满了狼。一双双眼睛上下漂浮。阿错扫了一眼树底，得意洋洋地说道：“动物园很危险的。我没有骗你吧。”我魂儿都丢了，没有理他。阿错却一个人拍着胸脯说起来：“爷爷我这里观音菩萨的莲花宝座，这些孽畜想上来，没门！”刚说完这句话，一只精瘦的狼从远处奔来，高高跃起，衔走了阿错右脚上的鞋子。阿错差点掉下去。我赶紧朝老槐树上的枝干挪了挪。下面的狼也学着刚刚那匹跳起来。霎时间，一群狼在树下跳来跳去，像群青蛙在荷叶上蹦跶。但没有一只狼够得着树枝。阿错把右脚抱在怀里摸了一阵，又开始说起来：“这些小短腿，想吃你爷爷的天鹅肉还早着呢。矮子想登天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回去踩了高跷再来吧……”阿错一个人抱着右脚念叨的时候，树下那群狼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除了阿错的声音，周围一片死寂。我望着西边，想回家。突然，眼前的黑暗里又浮现了一双绿油油的眼睛。不同的是，这对眼睛比刚才的更大、更亮。宛若两颗硕大的碧海沉珠。每只眼睛中间各有一点漆黑。我叫阿错别说了，指着前面让他看。我们两个同时发现一头黑豹。月光下，一身漆黑的毛皮泛着银光。黑豹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。

阿错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完了，我要死了。”

他的声音听上去是要断气了。我说：“阿错，快跑呀。”

阿错说：“往哪儿跑？上去？上面老天爷又不开门。下地？你跑不过它的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们下去。你往北跑，我往南跑。总比一块死了强。”

阿错说：“不跑。人反正要死的。早死晚死一样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我把狼把你叼走了痛快。你还是不想死的。”

阿错说：“我死不死关你什么事？”

我说：“你要死，你先下去往北跑。”

阿错说：“不好。死也要死在我的莲花宝座上。”

我有点绝望，说：“你要是死在着老槐树上，你就是全世界最聪明的死人了。”

阿错一听，就想解裤子朝我撒尿。后来他发现我在他上面，于是摆摆手喊道：“我才不要做世界上最聪明的人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跑呀。”

阿错说：“往哪儿跑？上去？上面老天爷又不开门。下地？你跑不过它的。”

我们可以说到天亮。黑豹不会让我们说到天亮。说话间，它已经走到树下。我和阿错对眼看着。那黑豹一屈膝，作势就要往上跳。电光火石间，我和阿错一齐跳下来往东跑去。黑豹跳上树，被茂密的枝叶挂住了。我和阿错一齐向前奔。我呼哧呼哧喘着气喊道：“你跑什么跑，你不是说想死的吗？”

阿错喊道：“啊，错！你听错了。”

说实话，我想一巴掌拍死这个混蛋。我喊道：“你别跟着我。你往南边跑，那边安全。”

阿错喊道：“啊，错！还是这里安全。”

这时候，黑豹早就撕烂了槐树枝叶追了过来。我听见后面传来低沉的吼声。一股灼热浑重的气味像吐在耳边。绝望之际，面前出现了一条河。我们想也没想就跳进去了。我和阿错各就各位，准备向对岸冲刺。黑豹却在岸上一个急刹车，滑行几米停在河旁。我们一下子纳闷起来为什么它不下来。冷不丁，黑豹朝我使了个眼色。就是那种一只眼睛不动，一只眼睛眨眼的样子。月光下，它居然咧开嘴笑着走了。我以为这头黑豹是来存心气我的。过了几秒钟，事情不对了。许许多多的气泡从河底冒出来。整条河看上去像煮沸了一般。突然，沸腾的河水平静下来。渐渐地，我感到有缓缓的水流穿过我的身体，就像微风拂过一样。接着，水流变得强劲起来。河中间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漩涡，把两岸的青草地都打湿了。我大声喊道：“阿错，快游啊。”阿错见状把两手一摊，往激流里一躺，说：“不游了。反正要死的。早死晚死一样……”我也没能抵抗住湍流，和阿错一齐被卷进河底。在翻涌的河水里，我看见河底有一只长长的鲫鱼在喝水。那条鲫鱼真他妈长。都不能算是鲫鱼

了。水流裹着我们进到了它的嘴里。

我被甩到一块青草地上，筋疲力尽地趴在地上。我感觉有条小溪在身旁蜿蜒而行，哗哗的流水声像风铃一样悦耳。我在地上躺了会儿爬起来，才发现身旁哪里是一条小溪，分明就是一条通天河呀！这条河很窄，但是极长，从鱼嘴向里一直通到看不见的地方。这条鱼原来是个直肠子。我环视一圈，周围像个山洞一样。河水从鱼嘴灌进来，穿过青草地的正中央往里面流去。里面有耀眼的光芒投过来。看来，这条鱼肚子里有货。阿错躺在对岸的草地上，浑身湿透了。我把他叫醒。阿错在河边找到了他的尖角帽。我们想出去，可是水从鱼嘴灌进来，根本出不去。

我对阿错说：“反正出不去，我们往里走吧。”

阿错说：“不走。”

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阿错说：“都说了出不去了，还走什么走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坐在这里等着饿死？”

阿错说：“饿死就饿死。反正要死的，早死晚死一样。”

我懒得和他废话，抓了他头上的尖角帽就往里跑。阿错果然舍不得帽子，沿着河追了过来。里面晴空万里，脚下青草地如绿毯般铺开去。小山头星罗棋布。远处是苍翠古老的森林。再远处隐隐约有青黑色的高山。走进来，我们才发现，这条长长的河里，水居然是向上流的。

我对着半空长啸一声，说到：“这个世界真美！”

阿错说：“啊，错！一点都不美。”

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阿错说：“再美你也出不去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出去了。”

阿错说：“你不找你的‘眼色’了？”

我说：“不找了。”

阿错说：“那你留在这里等死？”

我说：“死就死。反正要死的，早死晚死一样。”

阿错得意洋洋地笑起来：“啊，对！”

我像是被敲了一闷棍，猛然从梦里惊醒。我说：“阿错，你刚刚说什么？”

阿错冷笑道：“你该问问自己刚刚说了什么。”

这时候，不知从哪儿传来琴声。琴声附和着身边欢快的溪流奔腾而去。我们都被琴声吸引，歪着脑袋像树林里的小鹿一样仔细听着。那琴声断断续

续，欲断不止。我们顺着耳朵走到一个小山头。琴声从上面传来。绕过一两丛隐蔽的野草，一条小路出现在脚下。沿着小路蜿蜒而上，便来到一个整洁的山洞口。我探头往里面一看，有个男孩身穿羊皮，拿着一张弓箭拨来拨去。我想了想，这个男孩我曾见过的。突然，听见背后有人厉声喝道：“别动，举起手来。”我怎么会这么听话。我转过身，看见十几个人拿着参差不齐的大小弓箭对着我和阿错。阿错干脆往地上一躺，嘴里说着：“完了，我要死了。早晚要死的。”他们看着阿错一副毫不反抗的样子，顿时好感大增。我花了半天时间才让他们明白我没有恶意。弹琴的男孩显然心地善良。他放下弓箭跑出洞来对我说：“你好，我叫石头。”

我看见他和我打招呼的时候使了个眼色。就是那种一只眼睛不动，另一只眼睛眨眼的样子。我开心地说道：“你好，我叫林知。”

“你认不认得那个动物？”我不等他说话赶紧问道。

石头疑惑道：“哪个动物？”

我说：“那个动物，那个抢走别人‘眼色’的动物。”

石头看了一眼地上的阿错，又向我说道：“它来过这里的。只有我躲在山洞里没事。这里所有人都不会使眼色。它把他们的‘眼色’都抢走啦。没人知道它藏在哪里。”

我有点失望。这时候，石头的兄弟姐妹在山洞里忙活起来，还邀请我们进去坐坐。阿错爱上了这个山洞。它一手端着羊奶，一手拿着烤肉，沉醉其中。我对石头说：“这个世界真好。”

石头苦笑着说：“一点都不好。”

阿错从嘴里拔出烤肉，说道：“啊，错！这里真是好。”

石头说：“这里会有洪水。那种扫荡一切的洪水。”

我不相信，说道：“骗人。外面的草地青青，哪儿来的洪水。”

石头说：“洪水来的悄无声息。没人知道它们什么时候来。每一次洪水过后，只会很少的人活下来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们为什么不搬走？”

石头说：“走到哪儿去？”

我说：“这是鱼肚子里的世界。你们可以走出去。”

石头不相信，说道：“骗人。鱼肚子里怎么会装得下一个世界。”

我找不出理由，于是向阿错求救：“阿错，你说这里是不是鱼肚子里的世界？”

阿错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喝了一口羊奶，回答道：“啊，错！这里就是这

里，没有什么鱼肚子。”

我急了，大叫道：“鱼肚子外面还有世界。”

石头的大哥说道：“不可能。”

二哥说道：“睁眼说瞎话。”

三哥说道：“信口开河。”

四哥说道：“疯子一个。”

五哥说道：“满嘴胡诌。”

六哥说道：“胡说八道。”

七哥说道：“大放厥词。”

八哥涨红了脸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九哥见状赶紧道：“此时无声胜有声。”

我哭了。你们说吧，说到洪水来把这个世界冲垮你们就信了。我看了一眼石头。他是这里唯一一个还会使眼色的人。我想在他眼睛里找到一丁点儿支持。我对他说：“我要走了。我要去找我的‘眼色’，去鱼肚子外面的世界找。你去不去？”石头起初没有说话。我快心碎的时候，他对我使了个眼色。就是那种一只眼睛不动，另一只眼睛眨眼的样子。我高兴起来，知道他将和我一起走。阿错躺在山洞里不肯动了。我和石头走出山洞，背后传来阿错的声音：“你们走不出去的。自不量力！”我没有回头，朝着天空挥挥手，和石头乘船溯流而上。

石头带着自己常弹的那张弓箭。弓箭的柄上有道裂痕，像一道闪电。这把弓箭可能是栲树做的。石头的祖先在野外找到这个栲树。他们把树砍倒。从最坚韧的树干中取出这块木头。他们用最锋利的铁器把它削成现在的模样。又把它放在火上炙烤。弱懦的汁液被火烧尽之后，一张像雄鹰翅膀一样的弓箭就成型了。他们为这把弓箭配上最好的弦，装备最锐利的箭镞，然后把它交给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。勇士拿着弓箭走进了森林，同怪物搏斗。怪物无情的爪子撕碎了勇士的身体，接着又扫过弓箭。于是弓箭上有了这道裂痕。石头手上拿的就是这把弓箭。

石头的兄弟姐妹们没有给我们食物。我们两个只有一叶孤舟。我叫石头拿着弓箭去打猎。没想到石头这个笨蛋根本不会射箭。我们把小船拖上岸。周围的青草地上不时有几只白的灰的兔子跑来跑去。我们俩拿着弓箭乱射。一只兔子都没有猎到。听着呱呱直叫的肚子，我干脆和兔子比起速度来。我在青草地上左突右奔。一无所获。石头却悠闲得不行。拿着弓箭自弹自唱起来。弦在他手里一紧一松，琴声悠扬。我听了。三月不识肉味。等他弹完，

我们饿着肚子继续漂流。

不知道是不是饿得恍惚了。我和石头觉得周围一切东西都变慢了。河水流得变慢了。小船走得慢了。我们说话说得慢了。天上的云也好像不动了。后来，许多蜗牛证实了这点。我们有气无力的躺在小船里。几只巨大的蜗牛在岸上爬着。这些蜗牛背上背着房子一样大的黑壳。底下好像装了风火轮一样飞快地朝前爬。一会儿功夫就看不见影儿了。我留恋着那些巨大得蜗牛，想着把它们烤来应该很好吃。石头躺在我左边，很久没有说话。也许是在保存体力吧。后来，小船摇摇晃晃地升起来。我饿晕了，以为自己大概在去天堂的路上。石头虚弱地抬起手，指着船外说道：“看，洪水来了。”

我费力地抬起头。从我们经过的地方开始，浑浊的洪水连成一线排山倒海地压过来。奔腾的激流里卷着泥土和青草。树木拖着长长的根须随波漂流。人高的石头也被裹着往前走。兔子、獐子、狍子、野鼠、毒蛇、白羊、黄鼠狼全在翻滚的洪水里胡乱蹬着腿。我把手垂在水里，想顺手捞一只兔子之类的来充饥。后头漂过来一根断木头。我看见阿错前胸趴在木头上。两只手里抓着烤羊腿往嘴里塞。我想叫他，可是他一下子被洪水卷到前面去了。接着，石头的大哥抓着弓箭迅速的漂到前面去了。然后，二哥也来了。二哥抱着一头小羊。被水推着往前走。一下子就消失了。再后来，三哥四哥五六七八九哥都被水冲到前面去了。我又躺下，心里想着阿错手里的烤羊腿，含恨把眼睛闭上。这些傻瓜，都说了这是鱼肚子里的世界。叫他们出去还不听，不被洪水冲跑才怪。

石头睡着了。我也跟着睡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石头突然叫醒我。洪水已经退了。我们仍旧漂在窄窄的河道里。我看见他骨瘦如柴，连头发都白了。可眼睛里却闪着异样的光芒。

石头说：“我弹琴给你听。”

我说道：“你还有力气弹琴？”

石头颤颤巍巍地拿起弓箭。也不知道他弹了多久。我听见他自言自语说道：“我这个人很懒。不学无术。即不会射箭，也拿不起斧子。我只会弹琴。我哥哥姐姐出去打猎，我就在山洞里弹琴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在山洞里弹琴。外面来了个人，我眯着眼睛走出山洞，看见那人追着太阳跑。我把他叫过来，送了他一碗水喝。我问他‘你为什么要追着太阳跑呀？’他反问我‘你为什么要弹琴呀？’我答不上来。他叫我好好弹琴。自己转身追着太阳跑了。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，也不知道他追到太阳没有。我现在会弹琴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”

石头说得很慢。我看见他的手无力地垂下来。我流着眼泪说：“是，你弹得真好。那个人追着太阳跑的人追到太阳啦。他在日落的时候，一把抓住太阳，把它丢进了麻袋。”石头对我使了个眼色就死了。他的嘴角泛着笑意。就是那种一只眼睛不动，另一只眼睛眨眼的时候笑起来的样子。我把他推下船。他像块石头一样沉入奔流的小河里。我一个人继续往前漂流。我看见石头的哥哥们满身是泥的迎面走来。他们精疲力竭，身上穿的衣服破烂不堪。他们看也不看我，木头人一样往回走。后来，我又看见阿错也是一身破烂的模样。他杵着一根树枝，目光呆滞，和石头的哥哥们一样往回走。我对他说：“阿错，上来，我们出去。”

阿错说：“出不去的。”

我看了一眼被洪水搅翻的世界，说道：“这里和垃圾场一样，你会死的。”

阿错脑袋一横，说道：“死就死。反正要死的，早死晚死一样。”

我说：“不可救药。我们一起走吧。”

阿错坏笑着说道：“你说石头的哥哥们为什么还要往回走？”

我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阿错哈哈大笑地说：“因为他们知道出不去的。”

我说：“这里和垃圾场一样，你会死的。”

我们可以一直说下去。河水不会让我一直说下去。我没有和阿错告别，就随着小船漂走了。河水流得越来越快，推着小舟飞快地前进。两边的草地都开始旋转起来。后来，我漂进一座森林。里面得树木像一把把插在地上的剑。树顶生着浓密的枝丫，相互交错，遮天蔽日。我在河道里飞快地划过。周围一片黑暗。我不敢睡觉，睁着眼睛盯着黑暗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小船终于流出了森林。我看见眼前有两座并排的山峰。那样子就像翘着的鱼尾巴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小船撞到一块石头上。我从两座山之间飞了出来。

五

今天的昨天已经过去。昨天的明天已经到来。天空已是白茫茫的一片。太阳还没有升起来。启明星在东方闪烁。我又困又饿，晕晕乎乎走出了动物园。我踏在万树街上。早晨的街道宁静又喧嚣。有看不见的鸟儿在树上啼叫。门口公交站牌旁边有个长椅。一个背着大背包的青年坐在那里看报纸。看上去像是在等公车。

我走过去，在长椅上躺了下来。我太困啦。肚子连呱呱叫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我想睡，但是睡不着。人有时候就喜欢折磨自己。我掏出玻璃球握在手里，开始为阿错默哀。他现在应该葬身鱼腹了吧。我就说我能走出来。那家伙偏不信。可惜他永远不知道我已经走出来了。哎，那个笨蛋。

身旁的青年朝我看了看。不！他在盯着我手里的玻璃球。这家伙准是看上了我的玻璃球。这个歹徒。我把玻璃球攥得紧紧的。玻璃球上面的六边形棱角刺得我手心生疼。有时候抓紧一样东西就得受点苦。倘若那家伙敢动我，我就把玻璃球扔得远远的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这时候，我听见他对我说：

“嘿，交个朋友吧。”看，开始搭讪了。我就知道这家伙没安好心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朝我使了个眼色。就是一只眼睛不动，一只眼睛眨眼的样子。他说这句话大概用了一秒钟。不过，他应该不会知道这一秒钟有多大的魔力。这一秒钟产生了许多个世界。这些世界就安安稳稳地放在这一秒钟里。我没有胡说。外面的世界不也是在一百多亿年的时间里放着吗？就在这一秒钟，这么多世界里，故事可能会是下面这样——

这个歹徒说完这句话。我就识破了他的诡计。我真的把玻璃球扔了出去。玻璃球在万树街上磕磕碰碰跳进下水道。等那家伙走了，我再回去把它找回来。下水道真臭。我被一股脏水追着在下水道里狂奔。里面老鼠乱窜。我可不管那么多，闭着眼睛乱跑。突然，我掉进一个地洞里面。里面有好多树根，盘根错节的。这里大概就是万树街底下的树根王国了吧。我在树根王国里走来走去，没有找到出口。地洞像个迷宫一样。里面也有好多好多迷路的人。有些人站在岔口给人指路。我顺着他们说的往里走。走了好远才发现那是一个死胡同。后来，我又转到一些岔口。有好心人告诉我里面是死胡同。于是我只好另谋出路。我在树根王国里转悠了很久，还是没能出去。我又饿了。我找了一处没人的地方躺了下来。那些笨蛋。我才不想和他们呆在一块儿。虽然他们有些人很善良，有些人很聪明，但这对我有什么用。他们又没法告诉我怎么出去。还有那些站在岔路口乱指路的。我看都不想看见他们。那些笨蛋。我饿极了！我肯定会像石头一样饿死。石头的兄弟姐妹们在干嘛呢？他们肯定在山洞里喝着羊奶，大嚼烤肉。不！他们肯定都死啦。洪水会把他们全都冲跑。阿错也是。不管他们怎么往回走，洪水都会把他们冲跑的。忽然，阿错出现在我眼前。他坐在高高的石凳上。脑袋上戴着尖角帽，像个皇冠。阿错皇帝！原来他是统治树根王国的皇帝。他告诉我石头的兄弟姐妹们都在山洞里过得好好的。我不信。阿错说我没有权利质疑。对呀。我又没有看见。我怎么能说他们都死了呢？算了。我才懒得管那些笨蛋死没死。我得意地告

诉阿错，你看我现在走出来啦。我早就和你说过鱼肚子外面还有个世界。我会走出来的。阿错冷笑着说我说胡说道。他叫我看看周围。我发觉自己无力的躺着，还是没能走出去。我突然好伤心。我忿忿地诅咒石头的兄弟姐妹们都被洪水冲跑。阿错对我说洪水永远都冲不跑他们。洪水一过，他们就会带着满身泥浆往回走。他们又拿起弓箭。青草又会从淤泥里长出来。野兔老鼠山羊会回来。一切都会回来的。我听着阿错的话，心里伤心极了。我说不可能，那些笨蛋不可能过得那么好。阿错手里拿着我的玻璃球。我想去抢玻璃球。可是我已经饿得抬不起手了。于是，我只能哭。

这个世界不太好。因为哭完就会睡着。睡觉是很没有意思的事情。那换一个世界吧。我手里握着玻璃球躺在长凳上。这个歹徒说完这句话。我就识破了他的诡计。我真的把玻璃球扔了出去。玻璃球在万树街上磕磕碰碰跳进下水道。下水道的窨井盖被人偷走了。我一不留神摔进去。死了。于是，我又换了一个世界。这回窨井盖还在。但是盖子上面只有两个小孔。我进不去。有人说改变不了世界就改变自己。好，我把自己缩小。变变变！我把自己缩得比小孔还小。然后钻进去。这次我居然没有摔死。下水道真臭。我被一股脏水追着在下水道里狂奔。之后的事情，我已经说过了。我好像掉进了一个圈套。一个一秒钟的圈套。为了从这个循环里逃出来。我又去了另外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我正在享受十一岁的暑假。我想去动物园。但没有人带我去。那一秒钟，我流了三万滴眼泪。后来，全爷爷带我去动物园。结果那个混蛋半途而废。再后来，花裙陪我走到动物园门口。要进去的时候，她想回家去。于是我一个人进了动物园。我钻进一条鱼的肚子里。我一个人再黑暗森林里漂流了很久。我出来以后，我躺在长凳上，遇见了一个背包青年。天呐，我又跳进了一个圈套。一个三天的圈套。再换个世界！在这个世界里，全爷爷还很年轻。那天晚上，他人生中第一次通过望远镜看到星空。就像在另一个世界里，夸父决定追着太阳跑，刚刚跨出第一步。还有些世界。在那里，我和花裙一见钟情。就像在另一个世界里，两个星星想要一见钟情，就向着无边的黑暗放出它们的光。事实上，这些世界和我没有关系。它们只和那一秒钟有关。它们是那一秒钟的孩子们。我只是跟着这些孩子叛逃了一秒钟而已。我一个人躺在黑暗的树根王国里。阿错皇帝在他的宝座上躺着，手里抱着那颗玻璃球。我想要玻璃球。但我又困又饿又没力气。硬的不行，只能智取了。我对阿错说：“嘿，交个朋友吧。”我说这句话大概用了一秒钟。

阿错像是被雷劈一般，哆哆嗦嗦地答道：“我……”

阿错好像很害怕我刚刚说的这句话。他露出痛苦的表情，像一头困兽。

我知道他陷在一秒钟的圈套里啦。那是个死循环。出不来的迷宫。忽然，他好像抓到什么救命稻草一样大叫起来：“我要把这一秒钟取消。我是皇帝。我决定把刚刚这一秒从时间里抹去。”紧接着，阿错的身子就变得透明起来。太阳从后面探出脑袋。阳光下，阿错像青烟一样消散了。连样子都没有。这个胆小鬼，连叛逃一秒钟的勇气都没有。玻璃球滚到我身边。我把它握在手里。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对着玻璃球使了个眼色。就是那种一只眼睛不动，一只眼睛眨眼的样子。我看见阳光下，无数个自己对着自己笑了笑。

“你傻笑什么？”坐在长椅上的背包青年问我。

我醒过来。他把手里的报纸塞给我。我惊讶地发现，报纸上，全爷爷拿着个望远镜筒子对着星空，不知道看什么名堂。背包青年在一旁自言自语：

“你看那上面说的。昨天晚上流星乱飞。有颗陨石落下来砸坏了一栋楼房。陨石落下来之前，有个老头在广播里大喊大叫。大家听见之后都跑下楼。没有一个人受伤。老头成了英雄了。我爷爷就是这个老头。知道不？我爷爷是英雄。小时候就见他每天晚上跑到楼顶拿着望远镜看夜空。他还总是给我讲夸父追日的故事……”

我惊讶地说道：“你是表哥！”

背包青年疑惑道：“表哥？”

我急急忙忙说道：“我是林知啊。”

背包青年愣了好久，又朝我上下打量。突然，他把手放在我头上摸了摸：“原来是你啊。没想到你都长这么大了。”

我把他的手挪开，威胁地说道：“不要摸我的头！”

这时候，678路公交车晃晃悠悠开过来。表哥吐出一个字：“走。”

我说：“去哪儿？”

表哥说：“回家。”

林 知

丙申仲秋十七初稿于北洋园